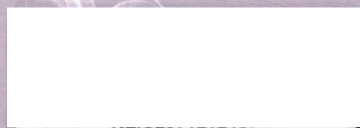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探案 全集

中

[英] 柯南·道尔 著 傅 怡 译

歇洛克·福尔摩斯，世界上唯一被英国皇家授予爵士爵位的虚构人物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作家出版社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中

[英] 柯南·道尔 著

傅怡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英）柯南·道尔著；傅怡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063-8793-4

I. ①福… II. ①柯… ②傅…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2767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作者：〔英〕柯南·道尔

译者：傅 怡

责任编辑：王 炘

装帧设计：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6×210

字 数：1362千

印 张：58.5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793-4

定 价：99.00元（全3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目 录

回忆录 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 7 银色白额马
- 31 戴面具的女孩
- 48 罪犯兄弟间的秘密
- 66 囚船上的惨案
- 88 离奇的管家失踪案
- 107 杀害马夫的凶手
- 128 上校之死
- 146 诊所疑案
- 166 希腊语译员的奇遇
- 185 失踪的“海军协定”
- 222 福尔摩斯之死

归来记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 249 空屋猎“猛兽”
271 惹祸的遗嘱
296 跳舞小人的秘密
321 跟踪少女的骑车人
343 小公爵的神秘失踪案
378 被鱼叉叉死的船长
401 诈骗犯的恶报
419 藏珍珠的拿破仑像
441 偷看考卷的学生
461 死者手中的眼镜
485 临场失踪的中卫
507 格兰其庄园疑案
532 失而复得的密信

传说中的猎犬 Hound of Baskervilles

- 569 粗心的访客
585 爵士之死
594 爵士的继承人

605	线索中断
616	巴斯克维尔庄园
625	恐怖的沼泽地
638	夜半脚步声
645	追踪黑影
662	重要的发现
672	出乎意料
684	惨案
696	引蛇出洞
708	传说中的“猎犬”
718	大结局

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回忆录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第10回



漆黑夜里宝马不见了，驯马师被抛尸荒野，
地下室中，管家尸体与古宝躺在一起，陡峭山崖
上福尔摩斯与凶手展开殊死搏斗并欲同归于尽。

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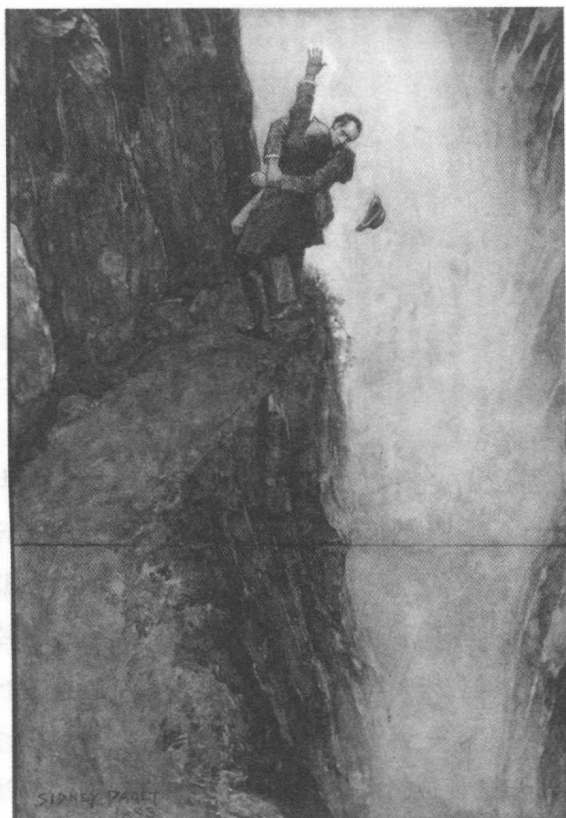


By A. CONAN DOYLE.

1894年12月，和德里芬教授在莱比锡图书馆

《回忆录》首版封面 1894年

© 1894 Sidney Paget



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教授在莱辛巴赫瀑布

《福尔摩斯之死》插图

作者 Sidney Paget

银色自额马

一天早上，用餐时福尔摩斯突然说：“华生，我必须去一次了。”

我惊奇地问：“去一次？要去哪儿呀？”

福尔摩斯答道：“达门耳，国王场那里。”

对此我倒并不奇怪。而真正让我惊奇的是，最近全英国都在议论着一件离奇的案子，可福尔摩斯却从未过问。他每天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眉头紧锁，不停思考，吸着一斗又一斗的上等烈性烟叶，经常对我的提问毫无反应。每天的各种报纸，他只是随便翻翻。但即便他沉默不语，我也很清楚他在想什么。最近，韦塞克斯杯锦标赛上，一名驯马师惨死，一匹名驹神秘失踪，各方都在期待分析推理天才福尔摩斯能揭开这一谜底。所以，此时他突然要去调查这件极富戏剧性的案子，我并不感到意外。

我说：“如果方便，我希望和你一起去。”

福尔摩斯说：“华生，很高兴你也能去，这个案件看起来有点意思，我们一定不会空手而归的。我们坐火车去潘丁顿，路上

再和你谈此案的详细情况。你最好带上那架双筒望远镜。”

一小时后，我们已经坐上了开往艾克斯特的火车。福尔摩斯坐在头等车厢里，一顶旅行帽将他那轮廓分明的脸完全遮住了。我们在潘丁顿车站买了些当日报纸，他正在匆匆浏览。离瑞丁站还很远的时候，他已经把最后一页报纸读完了。

望着窗外，他说：“走得非常快。”接着又看了看表，说：“现在车速五十三英里半。”

我说：“我没注意数四分之一英里的路杆。”

“我也没数，可是铁路旁那些六十码间距的电线杆比较容易算。我想，你已经知道约翰·斯特雷克被害和银色白额马的案子了吧？”

“我在电讯报道和新闻上看到过。”

“这类案子，逻辑推理的作用应该更多发挥到分析案情细节上，而非寻觅新证据。它的确不寻常，令人困惑，而且牵涉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猜测、推理、假设都易马上见效，而且，如何厘清事实与虚构之词——所谓理论家以及记者虚构的情节之间的关系非常不易。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事实，推出结论，并且确定问题的主次。本周二，我接到了马主人罗尔斯上校和哥瑞格里警长发来的电报，他们邀请我同警长合作，一起侦破此案。”

我惊呼：“天呐！周二晚上，现在都周四早上了，为什么现在才出发？”

福尔摩斯说：“是的，这是我的错，我确实常犯错。这与通过你回忆录了解我的人所认识的不同。我只是不相信，那匹英国名马能在荒凉的达门耳北部隐藏那么久。直到昨天，我还在盼望马的消息，因为偷马贼就是杀害驯马师的凶手。可是今天，除了一个叫菲茨罗伊尔·辛普森的年轻人被捕外，毫无新进展，我只

好行动了。但是，我也没有虚度昨天的时光。”

“这样说来，你有眉目了？”我问。

“是的，至少对重要的事实有了初步了解。我想，把一个案件的详细情况讲给其他人听，是帮助自己弄清案情的最好方法。此时如果还不让你对案件深入了解，那就很难指望得到你的帮助了。”

我拿着烟坐在椅子上，他向我靠了靠，开始边比划边说起来。

“那匹有着优良血统，保持着骄人纪录的银色白额马，是桑莫来血统，现在五岁，赛马场上的常胜将军。他的主人罗尔斯上校更是令人羡慕。

“惨案发生前，它依然是冠军。人们对它非常宠爱，它也从来不让入失望，因此赛马迷押在它身上的赌注是三比一注（打赌时，输了给对方三份，赢了只拿对方一份儿。——译者注）。但即便如此，它也从未令押巨款在它身上的人失望过。因此，虽然赌注悬殊，却仍有人愿赌。当然，也有许多人出于利益考虑，并不希望它参加下周二的比赛。

“这样的事实，上校的训练马厩国王场对这些事情完全知情。所以，为防不测，他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全力保护它。罗尔斯上校的赛马骑师原本是约翰·斯特雷克，但后来因为其体重增加而不得不退役换了别人。斯特雷克则转而成为驯马师。他热情、诚实，如今已给上校做了五年骑师、七年驯马师。他有三个小马倌，其中一个睡在不很大却有四匹马的马厩里，其余两个睡在不远处的草料棚里。三个小伙子都品行极好。驯马师已婚，但没有孩子。他只有一个仆人，住在离马厩两百码的小别墅里，生活舒适。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人烟稀少，再往北仅有几座别墅，离这里几英里，是塔维斯德克镇的商人建的，住着一些疗养的病人和喜欢达门耳新鲜空气的人。西边两英里外是塔维斯德克镇，越过

镇外的荒野，再走两英里，就可以看到另一个马厩，它属于贝克华德勋爵，管理人叫赖斯·布朗。周围还零散地居住着少数吉普赛人。惨案发生在星期一晚上。情况大致如此。

“那天晚上，一切如常，马被训练刷洗之后就锁在了马厩里，由小马倌纳德·亨特在马厩看守，其余两个去驯马师家中吃饭。九点过几分时，女仆伊德思·贝克斯特给纳德送去了一盘咖喱羊肉。因为马厩里有自来水，而且看守人在值班期间不能喝饮料，所以她没有带饮料。伊丽诺丝提了一盏灯，因为当时天很黑，而且要穿过荒野才能到达马厩。

“在距马厩三十码的地方，她被一个男人叫住。那人从黑暗中走出来，借助微弱的灯光，她看到他身穿灰呢衣服，头戴呢帽，脚穿有绑腿的高筒靴，手持笨重的圆头手杖，像个上流社会的人。他大约三十岁，脸色很白，神情紧张。

“他问：‘请问，我现在在哪儿？多亏你的灯，这才令我不至露宿荒野。’

“女仆答道：‘您在国王场马厩旁。’

“他惊奇地叫道：‘太好了！你是给睡在马厩里的小马倌送饭吧？’那人拿出一张字条，‘如果你把它交给那个孩子，就能得到一点小钱，足可以买件漂亮的新上衣，我想你不会骄傲到对它不屑一顾吧？’

“他严肃的表情令女仆感到惊奇，于是急忙奔向那个马厩里递饭的窗口。窗户是开着的，女仆准备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坐在小桌旁的瑞克，可那人却又走了过来。

“他从窗口探进身子，说：‘晚上好，先生，我们谈谈好吗？’

“女仆曾说，那人说话时手里还摸着刚才她看到的那张字条。

“小马倌问：‘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不认识你。’



“陌生人说：‘我知道你们的银色白额马和贝亚红棕驹的马都参加了温赛克斯杯锦标赛。我还听说在这次比赛中你们把自己的钱押在了贝亚红棕驹身上，因为贝亚红棕驹可以在五弗隆（弗隆是英国的长度单位，相当于八分之一英里。——译者注）比赛中超过银色白额马一百码。如果你能再告诉我一点儿可靠消息，你口袋里还会多一些东西。’”

“小马倌生气地说道：‘这个该死的马探子，我会让你明白马探子在国王场的下场！’”

“他走出来要放狗，女仆吓得急忙往家里跑。她边跑边回头看，发现那人还在窗口向里张望。可是，等到小马倌带着狗出来的时候，那人却不见了，找了一圈也没有人影。”

我插问：“等一下，小马倌没有插门就带狗出去了？”

福尔摩斯低声说：“华生，你真棒，为了证实这一点，昨天我专门往达门耳发了电报。结果是门锁了，窗户也很小，人钻不进去。”

“另外两个小马倌吃完饭回来后，纳德便派人将详细情况通知了斯特雷克。斯特雷克知道后很紧张，虽然他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可总是心绪不宁。大约一点多，斯特雷克夫人醒来时发现丈夫在穿衣服。他说只有亲自去看看那几匹马，才会安心睡觉。妻子听到外面有雨点敲窗的声音，所以希望他不要去，但他听不进去，还是穿上雨衣走了。”

“清早，斯特雷克夫人醒来时，没有看到丈夫。她慌忙穿上衣服向马厩跑去，结果在那里发现了已经失去知觉的纳德蜷缩在椅子上。马厩的门敞着，里面却不见名马和驯马师的影踪。当时，女仆也跟随着斯特雷克夫人。她们叫醒了睡在草料棚中的另两个小马倌，可他们夜里都睡得很死，什么也不知道。很明显，